

謹小慎微卻落得絕後的三朝元老霍光

著者／葉璟頤

現為海軍軍官學校通識中心教師

漢武帝晚年猜忌多疑，在巫蠱事件殺了太子劉據，以致日後在立儲上遇見難題。漢武帝在人生的最後階段作了三件大事：殺鉤弋夫人、立幼子劉弗陵、並安排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這四人為輔政大臣。然而劉弗陵即位不到兩年，金日磾病逝，輔政團隊權力出現傾斜，經過一番權鬥，權力集於霍光一身。

霍光從小勤謹慎微，讓武帝非常欣賞。霍光一生，有九個成語與他有關：小心謹慎、想望風采、躬行節儉、大驚失色、伊霍之事、芒刺在背、不學無術、徙薪曲突、焦頭爛額。本文除了探討霍光，也略論輔政團隊權鬥的過程，最後再研析同樣是把持朝政的權臣，何以沒有叛意的霍光，家族下場也沒有比王莽家族好，問題是出在哪裡。

壹、「小心謹慎」的人格特質

霍光（？—前 68 年 4 月 21 日），字子孟，西漢河東郡平陽縣（今山西省臨汾市）人，政治家，麒麟閣十一功臣之首，名將霍去病異母弟，昭帝上官皇后外祖父，宣帝霍皇后之父。先後任郎官、曹官、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大司馬、大將軍等

職位，封博陸侯，諡號為宣成，是以又被尊稱為博陸宣成侯。歷經漢武帝、漢昭帝、漢宣帝三朝，期間曾主持廢立昌邑王。

霍光是武帝時名將霍去病的異母弟，霍去病在父親霍中孺死後，將當時十多歲的霍光帶到長安，擔任郎官。霍去病死後，霍光被提拔為官理武帝車駕、隨侍皇帝的奉車都尉，享光祿大夫的待遇。「出則奉車，入侍左右，

出入禁闈 20 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雖然《漢書》沒有特別說明霍去病將霍光帶到宮中的原因，本文推測霍去病應該是看到了霍光雖年幼卻已具備了謹慎且穩定的性格，可以推薦給朝廷。霍光在每次上朝前，都站在殿門外那一小塊土地上，立足的位置連一尺一寸都不超越，沒有變過；霍光跟隨漢武帝二十八年，個性謹慎毫無過失，因此成了漢武帝的親信。

霍光因輔佐漢昭帝劉弗陵的過程中成了權臣，然而他步步為營與謹小慎微的個性也是成了一種典範。霍光不是武將，但是在漢宣帝放置功臣畫像的麒麟閣中，霍光卻名列首功，霍光的功績不在沙場，以下就逐段來探究霍光在輔佐君王上，有什麼向上管理的能力與傑出的政治作為。

貳、從小官員邁向權臣之路

上述霍光因著小心謹慎及毫無過犯的性格特質而受到漢武帝的賞識及重用，到最後成了託孤重臣之首，過程中也是經歷了漢武帝晚年所做的不少錯事：

（一）征伐過度

漢武帝在位 54 年，其中 43 年有戰事；

國度從他登基時，承接了父祖輩用心經營國家、後人稱「文景之治」的府庫皆滿、「人給家足」，到最後成了「海內虛耗」。

（二）窮奢極欲

漢武帝喜大興土木，上林苑即是一例。

（三）六次封禪

漢武帝晚年迷信，認為自己的德行超越歷代帝王，為祭告上帝誇耀政績，從他 48 歲至 69 歲間共六次封禪泰山，每一次的封禪都是巨大的開銷。

（四）巫蠱事件

疑心病幾乎是政權擁有者年老時多會犯的通病，特別是對皇帝最大的假想敵、也就是已成年的太子懷疑特別多。當時的太子劉據經江充的陷害，除了最後成為漢宣帝的孫子劉詢外，皇后衛子夫及太子劉據全家都因這場巫蠱事件而死。這個巫蠱事件伴隨漢武帝一生的文功武治而行。

在劉據死後，漢武帝一直沒有立儲，在他眼前有四個人選，就是三子燕王劉旦、四子廣陵王劉胥、五子昌邑王劉髆、幼子劉弗陵。其中劉旦及劉胥是同母兄弟，為李姬所生；然而李姬不得寵，對她所生的兒子相對皇位競爭條件不利。

劉髆是漢武帝最喜愛的李夫人所生，四

歲時即被封為昌邑王；李夫人早逝，漢武帝對李夫人的兩位兄長李延年與李廣利相當照顧。李廣利與率兵滅掉太子劉據的宰相劉屈氂結為親家，這兩年因想讓劉躡早被立為太子，事跡敗露，劉屈氂被處死，而劉妻被發現家中藏有多個小木偶，因此全家滿門抄斬。在前線與匈奴作戰的李廣利嚇得投奔匈奴，全族被漢武帝誅滅，因年幼不知情而逃過一劫的劉躡同時也沒有競爭太子的條件了。

漢武帝的接班人已浮出檯面，只剩幼子劉弗陵。漢武帝為了立這個年幼的儲君與漢室江山的穩固而殺其生母鉤弋夫人的事蹟眾所皆知，也成了北魏開創者拓跋珪的學習榜樣，北魏開國之際即建立「子貴母死」的立儲制度。由於漢武帝已年老，皇子又小，漢武帝認為霍光堪負輔佐重任，在征和二年（前 91）時讓宮廷畫家畫了周公負成王朝諸侯的畫像賜給霍光。漢武帝於後元二年（前 88）二月乙丑日立劉弗陵為皇太子，丙寅日命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軍、上官桀為左將軍、桑弘羊為御史大夫，丁卯日漢武帝崩於五柞宮。

霍光能夠從一個奉車都尉、成為武帝臨終前的託孤重臣、大司馬大將軍、到除去

上官桀與桑弘羊成為昭帝宣帝時朝廷實際決策者，除了與他小心謹慎的性格受到武帝欣賞及信任有關，也與劉弗陵年紀小、沒有自己的班底與沒有強大後台的母家不無關係。

參、通過權臣鬥到達權力巔峰

（一）從小心謹慎到大開大闢

戊辰日，皇太子劉弗陵即位，即為漢昭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朝廷由於長年對匈作戰，經濟凋敝，流民遍野。霍光著手進行兩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輕徭薄賦」。《漢書·昭帝紀》云：

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

始元元年（前 86）春二月己亥日，霍光安排 9 歲的昭帝「耕于鉤盾弄田」，向百姓表示皇帝親耕籍田，重視農業。始元二年（前 85）的八月，因為麥蠶欠收，詔曰：

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這次因農害而免除全國田租的措施，距上次漢文帝時期已是 72 年前的事了，一些苛捐雜稅也陸續免除。此時的霍光皮膚白

，眉目疏朗，鬚鬢很美，加上推行德政，《漢書·霍光傳》云：「初輔幼主，政由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成語「想望風采」由此而來，可見霍光已是當時的政治明星。

霍光進行的第二件事，是在漢昭帝始元六年（前 81）二月召集社會賢達共議國事，「議罷鹽鐵榷酤」。在此事的前一年，霍光以昭帝名義發布舉賢良文學的詔書，要大臣們推薦社會賢達來參與國家大事，確認名單後霍光再以昭帝名義召集這些人來參加國是會議。在《漢書·昭帝紀》中，對於「議罷鹽鐵榷酤」一事，後漢應劭注曰：

武帝時，以國用不足，縣官悉自賣鹽鐵，酤酒。昭帝務本抑末，不與天下爭利，故罷之。

那負責財政的御史大夫桑弘羊態度如何？《漢書·食貨志第四下》云：

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乃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酤。

昭帝即位這五年多以來，御史大夫桑弘羊持續推行漢武帝時所定下的財政政策，包括鹽、鐵、酒的專賣及物價調整，即鹽鐵、榷酤、均輸平準。身為法家的桑弘羊在會議中所捍衛的立場：主張朝廷必須充實國庫，加強邊防防止敵人入侵。在經濟方面主張開發工商業，由政府統制、管制鹽鐵，好富國強兵應付邊防軍事開支。這場會議就是史上有名的「鹽鐵論」。在武帝晚期，為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實施鹽鐵官營制度，價格高然而品質差，變相強迫人民購買，而貧苦的農民更是因為買不起官營鹽鐵，只好使用自製木質農具，吃不加鹽的「淡食」。雖然背後有霍光撐腰的賢良文學與以桑弘羊為首的經濟官員你來我往地唇槍舌戰，辯論的內容也遠超出鹽鐵官營的問題，賢良文學反對一切戰爭，主張節儉，藏富於民及反對官營商業與民爭利，發展農業才是國家之本，並抑制工商業。會議的最後，雖僅取消酒的專賣，和部份地區的鐵器官營，然「與民休息」政策得以順利推展。

桑弘羊所有的政治資本都建立在他所制定且執行的經濟政策，認為自己為朝廷興大利、伐其功；後來想要為自己的兒子謀好處，昭帝沒有答應，背後應該有霍光不

同意之故。在鹽鐵會議後霍光立自己的親信，司馬遷女婿楊敞為大司農，財政大權不再是由桑弘羊一人獨佔，桑弘羊因而對霍光有怨，遂與把霍光當政治絆腳石的上官桀、以及因霍光阻撓自己情夫丁外人謀官不成也怨恨霍光的昭帝姐姐蓋邑長公主結盟。

同樣身為武帝時的託孤重臣，霍光與金日磾、上官桀同為姻親，長女嫁給上官桀的兒子上官安，兩人所生的女兒後來成了昭帝皇后；另一個女兒嫁給金日磾的次子金賞。上官桀為自己的孫女，同時也是霍光的外孫女，向霍光提出讓昭帝納為婕妤的要求，霍光因外孫女年紀過小所以在第一時間沒有同意，上官桀轉向請昭帝姐姐蓋邑長公主幫忙，這件事情成功了。上官桀與上官安這對父子風光得意無比，有時霍光休息不在宮內理政時上官桀就成了霍光的職務代理人，時間一長，上官桀開始覺得霍光是自己在政治欲更上一層樓的絆腳石，於是漸漸依附長公主。上官桀、桑弘羊、長公主三人結為反霍光聯盟，由於昭帝相當信任霍光，於是上官桀找上了不受武帝喜愛的三子燕王劉旦，劉旦對皇位也有極大的興趣，這幾個有共同利益的人欲伺機除掉霍光、廢漢昭帝、立劉旦為皇

帝，為後來的元鳳政變揭開了序幕。

（二）君臣共同面對政治危機

劉旦在巫蠱事件後，認為當時太子劉據已死，武帝二子齊王劉闔也早逝，自己是皇子中最年長的，理應儲君之位輪到他了，於是放膽向漢武帝「上書求入宿衛」，要求回到京城，以太子的身份輔助皇上。劉旦被漢武帝識為莽撞窺權、具有政治野心之人，除了削了劉旦三個縣，還將他逮捕下獄，直到昭帝即位時釋放他，讓他回到封地。劉旦因昭帝登基獲得大赦，「霍光褒賜燕王錢三十萬，益封萬三千戶」，劉旦不但不開心，反而還說道：「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中山王的兒子劉長、齊王孫子劉澤策劃謀反，劉旦騙他們說自己受到武帝詔令，「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不知是誰洩漏秘密，劉長與劉澤被青州刺史雋不疑所補殺。然而同謀的劉旦並沒有受到相對的懲罰，且又收到上官桀及長公主等人遞來的結盟橄欖枝，離皇位又更進一步，於是開心地讓自己的親信孫縱之等「多齎金寶走馬」，前後多次送大量金銀財寶餽贈長公主、上官桀、桑弘羊。

上官桀與桑弘羊則是將所整理有關霍光的一些負面材料送給燕王劉旦，「數記疏

光過失與旦，令上書告知。」有一天霍光出長安城代表昭帝檢閱羽林軍，同時派遣一個校尉到大將軍府工作，被上官桀逮到機會，「桀欲從中下其章」，同時「旦聞之，喜」，劉旦上疏昭帝，要告霍光謀反。《漢書·燕刺王劉旦傳》云：

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輕弱骨肉，顯重異族，廢道任刑，無恩宗室。……高皇帝覽蹤，觀得失，見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規土連城，布王子孫，是以支葉扶疏，異姓不得間也。今陛下承明繼成，委任公卿，臣連與成朋，非毀宗室，膚受之愆，日聘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十年不降，還宣為典屬國。今大將軍長史敞無勞，為搜粟都尉。又將軍都郎羽林，道上移蹕，太官先置。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

劉旦所言除了強調秦一世亡國乃「輕弱骨肉」、「無恩宗室」，高祖劉邦「改其略」、「異姓不得間也。」暗指霍光為異姓，昭帝重用他乃有違高祖旨意外，並控

告霍光以下罪狀，在《漢書·霍光傳》中，是這麼寫的：

光出都肆郎羽林，道上稱蹕，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乃為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為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

（一）霍光出宮總領郎官，一路上耀武揚威，對羽林軍操練演習時，除僭越沿途下令路人通行，還派皇帝的膳食官為其先備膳食。

（二）霍光擅自主張調用校尉與所屬兵力，並戒嚴，可能圖謀不軌。

（三）對於被匈奴扣留十九年而不投降的蘇武，霍光召回他，僅給他一個二千石、負責漢室屬國的官職「典屬國」，然而霍光的親信、長史楊敞無任何功勳，卻升為搜粟都尉。

燕王劉旦上疏末了提到為了防止奸臣叛亂，願意交還燕王符璽，回到京城留宿宮中保護皇上。《漢書·外戚·孝武鉤弋趙婕妤》云：「鉤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

上常言『類我』。」漢武帝認為幼子劉弗陵像自己這個想法應該是正確的，劉旦在巫蠱事件後上疏武帝「求入宿衛」，結果被關；這次劉旦同樣對昭帝劉弗陵說了「入宿衛、察姦臣之變」，加上上官桀一旁為劉旦說話，「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反而讓年僅 14 歲的昭帝「覺其有詐，遂親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對於劉旦控告霍光的奏章，昭帝壓著不肯批覆下發，趕緊派人去找霍光，結果發現霍光正待在畫室中，站立並望著當年武帝所贈「周公負成王圖」。隔日霍光上朝時「免冠頓首謝」，脫帽向昭帝請罪，沒想到昭帝告訴霍光：

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且將軍為非，不需校尉。

昭帝告訴霍光不論是到廣明亭操練羽林軍、或是選調校尉等事，都是近日不到十天的事，何以遠在薊地的燕王他會知道呢？霍光若想造反，也不需要校尉。結果為燕王上書之人果然逃跑，昭帝親自下令抓拿此人，上官桀等因怕受到牽連，勸昭帝不要再追究此事。這件事發生在元鳳元

年（前 80）九月，劉旦、上官桀等這次對付霍光的計劃算是失敗。

（三）昭帝信任使危機變為轉機

上官桀的黨羽還是有告發霍光的人，昭帝十分生氣：「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上官桀見從昭帝下手無望，在元鳳元年十月時找了昭帝姐姐蓋邑長公主設謀，讓長公主出面宴請霍光到家中，趁敬酒時讓事先安排好的殺手撲殺霍光，接著再用武力發動政變，廢掉昭帝，迎立燕王劉旦為天子。這種大逆不道的陰謀卻消息走漏，被長公主門下管理稻田租稅的官員燕倉發現，燕倉趕緊向被燕王劉旦批評「無勞」、「亡功」的大司農楊敞告發，楊敞轉告諫太夫杜延年，杜延年馬上密報霍光。

出自白居易《後宮詞》的名句「最是無情帝王家」用來形容所有妄想侵犯至高無上之皇權者的下場是最貼切的，即使是皇帝最親近的后妃、手足、子女、親信。昭帝與霍光知道了這場由託孤重臣與昭帝自己的親姐親兄聯手謀反的計畫，直接先發制人，將上官桀、上官安、桑弘羊、長公主情夫丁外人等主謀全數逮捕，並且族滅。長公主與燕王劉旦知道自己無法苟活人世，難逃一死，也先後自殺。昭帝的上

官皇后年紀尚幼，年僅 9 歲，她同時也是霍光的外孫，所以沒有遭到廢黜。這件事之後，霍光更受昭帝器重，威名更盛，政權集中在他一人身上，他繼續主政到昭帝 16 歲成年。

肆、從仕途高峰到家族殞落

（一）昭帝之死所引發的疑點

昭帝 16 歲開始主政，但他仍將政事仰賴交託霍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霍光最大的後台，從 8 歲就登基的漢昭帝劉弗陵，在當了 13 年皇帝後，21 歲時驟逝。死因並沒交代清楚，有說法是因權臣霍光當道昭帝有志難伸，故在抑鬱中死去；另一種說法是昭帝便秘，因久蹲後突然站起來，腦溢血而死。後者死因比較不體面，因此出現霍光陰謀論之說。昭帝無後，在《漢書·外戚·孝昭上官皇后傳》有云：

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為窮，多其帶，後宮莫有進者。

從上述便能推測班固（或《漢書》）對霍光的看法。在《漢書》昭帝與霍光本傳

都不見這段記載，對於昭帝的死僅有「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宮」短短幾個字帶過，霍光陰謀論支持者會認為是霍光授意史官如此記載。《漢書》在〈外戚傳〉寫了這段，本文認為霍光希望自己外孫女上官皇后在後宮能得到專寵，雖然自私乃人之常情，然原因並不單純。在元鳳政變後，上官皇后的祖父上官桀、父親上官安被誅，上官皇后的性命得以保存其實與她年幼不知情沒有絕對關係，如果她的母親不是霍光之女就很難說了。在元鳳政變中被誅滅的上官桀一門，《漢書》沒有記載霍光之女、也就是上官安之妻是否也遭誅，如果有，那霍光也是有所損失，上官皇后的性命更是要保留，如站在霍光的角度希望皇子是自己外孫女所生，也實屬正常。然而也不能忽略漢昭帝的心情，經過了與骨肉、親信篡逆危機，上官皇后與叛逆者及功臣這些人都有關係，加上上官皇后相當年幼還不一定明白男女之間的事，他樂意親近上官皇后嗎？小心謹慎、洞察能力又好的霍光，昭帝的心思與外孫女的處境恐怕全都設想到了，所以才以昭帝龍體欠安之理由，命宮中女子得穿得讓昭帝無機可趁，左右及宮中太醫「皆阿意」，都迎合霍光的心思，本文推測《漢書》在這裡

是要讓人知道霍光權力大到連後宮及皇上的私領域都已插手。然而昭帝駕崩，上官皇后及後宮並無昭帝的一子半女，皇位接班人的問題臨到霍光。

（二）「伊霍之事」由來

漢武帝所生六個皇子中，僅有廣陵王劉胥還在世，群臣支持立劉胥。「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何謂「以行失道」？

《漢書·廣陵王劉胥傳》有云：

胥壯大，好倡樂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羆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為漢嗣。

劉胥生母李姬本身就不受寵，加上自己行為不羈，自然不被武帝所喜。劉胥封國在楚地，有巫鬼，劉胥見昭帝年幼且無子，便迎來女巫李女須，使她下神祝詛。李女須也是敬業，演出漢武帝上身，哭著說：「吾必令胥為天子。」這點技倆騙得過痴人說夢的劉胥，卻騙不過霍光的法眼。昭帝驟逝時，劉胥還認為是女巫使了大力，便誇：「女須良巫也。」到後來霍光立昌邑王劉賀為帝，劉胥繼續讓李女須咒詛劉賀，不久後劉賀被廢，劉胥更信任李女須。這種情形直到漢宣帝登基，劉胥才覺悟，說了「吾終不得立矣。」

劉賀是漢武帝最喜愛的李夫人之孫，由於父親劉髡早死，劉賀 5 歲時即承襲劉髡昌邑王爵位。霍光捨武帝子劉胥而選擇讓自己兄長霍去病的阿姨衛子夫失寵的李夫人後代為帝，也算因公忘私，想必霍光心情也是十分複雜。「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後面還有一句「光內不自安。」檯面上說是劉胥「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實際上如霍光立昭帝兄長劉胥為帝，那自己的外孫女上官皇后還能叫「皇太后」嗎？所以立昭帝的侄兒劉賀顯然比立劉胥合適些。加上劉賀年僅 19 歲，沒有老練的政治經驗與厲害的班底，身邊全是狐群狗黨，對霍光而言相對威脅較少。

劉賀以太子身分進京為昭帝奔喪，按禮法遠遠看到長安城就該哭喪，劉賀看到了長安的東郭門，禮官讓他「奔喪望見國都哭」，他回說：「我嗌痛，不能哭」，他就喉嚨痛所以沒法哭，一直到了未央宮的東闕，劉賀才「哭如儀」。即位 27 天內，劉賀與跟他來長安的 200 多人天天飲酒作樂，荒淫無度；宮廷紀錄劉賀「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霍光也相當傷腦筋，因此詢問了親信杜延年（《漢書》記田延

年）該如何是好。杜延年回霍光：「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霍光問杜延年過去是否有過前例，杜延年又說：

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

霍光讓杜延年任給事中，並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在得到京城兵權管理者車騎將軍的支持後，霍光抓緊時間，召集群臣開會，宣布要廢掉劉賀。在場所有人聽到，「驚愕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成語「大驚失色」由此而來。

在廢劉賀的會議上，杜延年說話是擲地有聲，先告訴群臣霍光是武帝託孤重臣，唯有他能夠安劉氏；要做這樣的決定實在情非得已，很不容易云云。杜延年還說了誰不表態就殺誰，嚇得群臣趕緊說：「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另外一處，則是車騎將軍張安世讓所統轄的羽林軍，逮捕了劉賀身邊那 200 多個酒肉朋友，霍光還讓人看緊了劉賀，不能讓劉賀自殺。整件事最後還是走正常的行政流程，太后召見昌邑王，由霍光細數昌邑王劉賀罪狀與朝中大臣商議後對昌邑王的處置，

再通過上官皇太后一句：「可！」霍光取下劉賀的印綬，就送劉賀出宮。到了昌邑王府時，霍光說了以下的話：

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

說完後，「光涕泣而去」，霍光所流的淚水，被不少人稱作鱷魚的眼淚。霍光回頭殺昌邑王那 200 多名「損友」，因為「昌邑群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這樣一來，昌邑王身邊也沒什麼人了。

杜延年將霍光廢除昌邑王帝位之事，而將霍光視為漢朝「伊尹」，似乎有點說不通。《史記·殷本紀》云：

帝太甲即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

也就是說，伊尹流放商湯之孫太甲三年讓他反省，並非廢太甲而另立皇帝。太甲已即位三年，也坐實了太甲自己是政權合法繼承者。太甲的情形與劉賀大不相同，劉賀的帝位是拜霍光所賜，且霍光並沒有

給劉賀反省及再教育的機會。本文並非論斷霍光廢劉賀帝位是對還是錯，只是主張此事似乎無法與伊尹待太甲之事相提並論，並懷疑以伊尹為例來鼓勵霍光廢劉賀是否真是杜延年自己的主意。

（三）禍起驂乘

劉賀被廢後，霍光的親信光祿大夫邴吉提出何不讓漢武帝曾孫、衛太子劉據的孫子劉病已繼承皇位？霍光接受邴吉的建議，與丞相楊敞等人上奏太后：

《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廟，子萬幸。臣昧死以聞。

上述引文也是成語「躬行節儉」的出處。霍光把話都說到「臣子冒死讓太后知情」這個份上了，上官皇太后也同意，所有禮儀程序就往下跑。劉病已到未央宮見過皇太后，先受封為陽武侯，同時也改名為劉詢。接著霍光捧著印綬前來，將劉詢扶上了皇帝大位，史稱漢宣帝。當宣帝即位後，謁見高廟，一路由威儀肅穆的霍光隨車伴

著，「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這是成語芒刺在背的由來。《漢書》特別說道，後來由車騎將軍張安世當宣帝的隨車陪員，宣帝「從容肆體，甚安近焉」，不僅放輕鬆且兩人還靠得很近。《漢書》又云：

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

雖然霍光家族被誅滅乃是霍光死後的事，而《漢書》用「竟」這個字來形容霍光家族的光景，應是感嘆一生用心輔佐朝廷、權傾一時的霍光，他人一死屍骨未寒家族即落得如此下場。霍光的妻子霍顯與兒子們的行徑是過於囂張，然而整件事的遠因應該是源於造成宣帝有芒刺在背、恐怖壓迫感的霍光。因為《漢書》記載「宣帝自在民間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漢宣帝劉詢進宮前長期生活在民間，好學且喜交遊，對百姓的疾苦與國家吏治有所瞭解，相信也明白漢室天下雖屬劉家，然而國家政權卻在霍家手上。劉詢或許沒想到有當上皇帝、近距離面對霍光的一天，與霍光共乘到高廟祭拜高皇帝時，宣帝對霍光又敬又怕，有昌邑王被廢的前車之

鑑，宣帝表態所有政事皆由霍光決定。

（四）一代權臣殞落與家族消亡

漢宣帝在位六年後，霍光於宣帝地節二年（前 68）三月病逝，享年 64 歲。宣帝與上官皇太后一同到場治喪，將霍光比做蕭何，以皇帝級別葬於漢武帝的茂陵。宣帝與前任昭帝被史家並稱為昭宣之治，不論在政治或是經濟，背後都有霍光的功勞。

霍光的一生的功績與死後的族滅，與霍光大權在握脫不了干係。在昭帝時霍光為讓自己的外孫女得到昭帝專寵，拐著彎干涉後宮與昭帝的私生活，年少的昭帝是一點辦法也沒有，最後落得沒有子嗣，朝廷只得「徵召」適合的宗室當皇位繼承人。漢宣帝劉詢在民間時即與掖庭管理人張賀的下屬、許廣漢的女兒許平君成為結髮夫妻，雖然宣帝堅決立「故劍情深」的髮妻許平君為妻，但政事上仍對霍光言聽計從。政治敏感者感覺到風向有些改變，宣帝不若昭帝那樣容易被霍光所控制，對於霍光及其家族長年在漢室政事上的壟斷早有不滿者，《漢書·霍光傳》記載有個茂陵的徐福說了：

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

眾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

於是徐福上疏給漢宣帝：「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徐福上書三次，得到的結果用現代的話來說，叫「已讀不回」；朝廷表示看到了，然而沒有任何動作。直到霍氏家族倒台，告發霍氏的人皆封賞。有人上書給宣帝為徐福打抱不平，大意是說有客人到主人家拜訪，看到灶的煙囪是直的，一旁又堆著柴薪，便對主人說把煙囪改彎，柴薪搬遠，不然會有火災（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惡），主人聽到了，但沒有理會。直到有天發生火災，鄰里幫忙救火，滅火後主人殺牛設酒請客，感謝鄰里。有燒燙傷者（灼爛者）坐上座，其他視出力程度大小入座，唯獨不見當初建議改煙囪者。其中一句「今論功而行賞，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如朝廷早聽徐福建議，臣下就不會叛逆作亂，朝廷也不用花錢行賞。最後宣帝賜徐福綢緞十匹，封為郎官。這段敘述也是成語「曲突徙薪」、「焦頭爛額」由來。

霍光秉持武帝託孤重臣、獨攬大綱的態度，緊緊地控制著漢室，對登基時才 8 歲的昭帝如此，對已 18 歲有社會經驗、能獨立思考的宣帝還是如此，完全沒有功高震主、居安思危的意識。可是霍光再如何戀權，他自己也沒想過奪權自己當皇帝，何以去世二年後家族即遭到族滅？這與霍光治家不嚴有相當大的關係。

霍光與再娶之妻霍顯有一小女兒霍成君，當眾人認為霍成君即是未來的宣帝皇后時，宣帝馬上宣布立結髮妻子許平君，後來立為皇后，為漢元帝劉奭之母。宣帝本始三年（前 71）在許皇后第二次生產前霍顯命女醫淳于衍在太醫所開藥方所製藥丸中混入搗碎的附子藥丸，讓許皇后分娩後服用，不久許皇后毒發身亡，對於胎兒的性別及存活與否，《漢書》均無記載。漢宣帝將所有為許皇后診治的御醫全部以大逆不道罪囚禁到詔獄，霍顯把事情告訴霍光，怕淳于衍被審查後東窗事發。霍光驚愕，有考慮自行舉發，但又不忍妻子被治罪，於是批示審案官員許皇后的死與淳于衍無關，應免於追究。霍光後來又聽妻子霍顯的建議，將自己的女兒霍成君送進皇宮，後被立為皇后。

在霍光死後隔年，漢宣帝地節三年（前 67），宣帝立許皇后所生皇子劉奭為皇太子，霍顯鼓動女兒霍成君毒死太子，只不過一直沒有成功。當霍光死後，霍家所有惡行及不法情事一一被揭發，霍顯召集親信族人，決定謀反，霍光之子霍禹妄想改朝換代，自立當王。霍家最後的下場，除了霍成君被廢處在昭臺宮，霍禹被腰斬，霍顯等諸女昆弟被棄市，霍光侄孫霍雲、霍山自殺，與霍家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漢宣帝五鳳四年（前 54），霍成君自盡。

伍、結語

《漢書·霍光傳》贊曰：

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閭之間，確然秉志，誼形於主。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立昭宣，光為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昔霍叔封於晉，晉

即河東，光豈其苗裔乎？

霍光是以個性小心謹慎，且與漢武帝親近而得到信任，加上儲君劉弗陵年幼，因此成為託孤重臣。不僅霍光，這幾個託孤重臣除了桑弘羊是心算天才，但也與上官桀及金日磾都不是所謂讀書人出身。不學亡術的學，即是經學；亡則通無。《漢書》認為霍光雖忠於漢室，然本身因無經學根底，其實不明白大道理。

周文王第六子霍叔處，亦是三監之亂中的霍叔，封地是在霍，在今天的山西，山西在古代亦稱為晉，秦代設河東郡，亦在山西部份地方，霍光就是河東郡平陽縣人。贊曰的最後提到霍光是否為霍叔之後人，這話問的有點吊詭；當初設三監是為了監督商朝遺民頑軍，三監之亂是因為管叔、蔡叔不服文王四子周公攝政，就散播周公會篡周成王政權的謠言。霍叔是三監之一，下場是被周公廢為庶人。然而霍光是漢武帝派給漢昭帝的「周公」，不知《漢書·霍光傳》末了提到因作亂而被周公廢為庶人的霍叔是否有什麼特別的用意，還有待探討。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這麼評論霍光及其家族：

臣光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矣。況孝宣十九即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私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于身辛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向使孝宣專以祿軼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顯，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乃事從釁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

司馬光的看法使人聯想到前面所提的徐福，如果宣帝看到徐福的疏文後，有所行動，權力收回但俸祿加增，霍家會因想持盈保泰而效忠朝廷。宣帝給了霍家許多甜頭後突然變成要給拳頭，造成霍家因恐慌而謀反，宣帝也有責任。